

國內革命戰爭

中国现代军事文学丛书

陈立德 著

城

下 (下)

CHENG XIA



大众文艺出版社

城 下

当玉慧走进村子以后，见到的情景就完全不一样了：士兵们都在擦拭武器，补充弹药，忙碌地作着战斗前的准备；管理给养的军官们在给各连发放食品和干粮；担架队雇请的民伏在绑扎担架，练习火线抢救……到处充满着一片士气高昂、忙而不乱的紧张战斗气氛。置身于这样的环境中，使你也会面临强敌处之泰然，对未来的胜利充满力量和信心了。

第一营营部就驻在那座耸立着尖塔的小教堂里。教堂旁边有一座小巧玲珑的花园洋房，里面原先住着一位身材瘦长的大胡子英国神父。他在这里简直成了神圣的上帝的化身，驾凌于一切权力之上。不仅过去的官府把他奉若神明，这次北洋军过往时对周围村庄都进行了洗劫，唯独神父的这块禁地安然无恙。当第一营刚到达这里时，也恪守着尊重外国传教士的纪律，把这座教堂划为保护区，没有去惊动他。但后来在附近捉住两个北洋军的便衣侦探，从他们身上搜出了一些重要军事情报，讯问之后，两个侦探供出了那些情报都是英国神父提供的，而且还有准备里应外合破坏革命军军事行动的秘密计划。于是齐渊下令包围了那座教堂，搜查的结果，又在那教堂里抓住了十几名改换了服装的北洋军官兵，缴获了一批武器。那些北洋军也证实了要在深夜纵火为号，对革命军进行袭击的阴谋行动。齐渊命令把那些北洋军侦探连同英国神父一起送到咸宁处置，教堂也被作为敌产征用下来，驻扎了营部和补充连了。

这座教堂确定是穷乡僻壤里的世外桃源，不仅那建筑十分宏伟精致，周围的环境也是异常幽静美丽的。那教堂的周围有绿茸茸的地毯般的草地，草地上飞舞着蜻蜓和蝴蝶；教堂后面有参天的古木，不时传来清脆的鸟鸣。外面虽然还是炎夏，但在那墙壁坚厚的高堂大厦里，却显得凉风习习。教堂里虽然驻满了士兵，但他们都严格遵守着营长的规定，保持这里原来的样子，爱护着每一件装饰品和桌椅用具。因此里面仍显得整齐洁净，井然有序。

营部的军官们，都住在教堂旁边的那座小洋房里。不过他们大都住在洋房周围那宽大的走廊上，谁也没有住进那间神父的卧室。玉慧来到以后，就享受了这样特殊的优待；被安排住到英国神父的那间雅致而舒适的卧室里。这间大约有三十多平方米的方形卧室，有宽大的罩着绿色窗纱的落地窗户，有雕花的壁炉，红木地板上铺着厚厚的地毯，黄铜钢丝床上罩着雪白的细纱蚊帐，柔软的长沙发，红木书桌和嵌着大理石的靠背椅，酸枝木的杨妃榻，黑檀木的玻璃书橱；桌上有一座一尺多高的装饰着两个小天使的镀金自鸣钟，大衣橱上镶着一面椭圆形的镜子，壁上和桌上都有雕刻精致的白铜洋油灯，在那高高的洁白的墙壁上，挂着几幅用金色镜框镶着的西洋油画：有一幅是法国著名画家普隆的《特罗瓦附近的塞纳河畔》，平静的湖水，茂密的树林，有一个人站在岸边对着河水沉思；看来这位神父对塞纳河上的秀丽风景怀有深深的感情。一幅是意大利著名画家拉斐尔的《西斯廷的圣母》：美丽的面孔上含着忧虑的圣母小心地抱着圣子，脚下轻踏着瑞云。还有一幅是英国画家肯斯坦布尔的《福特拉福特的水库小房》，这也是一幅充满着田园诗意的油画。在这幅画的下边，靠着落地长窗和墙壁之间，放着一架钢琴，玉慧喜悦地坐到钢琴前面的那张凳子上，掀开琴盖，随手弹出了几个音符，那琴声显得格外悦耳。但她又立刻把琴盖关上了，在前线弹琴太不相宜了。

齐渊一直非常忙碌。当玉慧到达的时候，他正在教堂的大厅

里向各连的军官们传达进攻贺胜桥的战斗方案。由于这是一场同吴佩孚亲自指挥的主力的决战,敌军的兵力超过我军好几倍,战斗必定会格外艰苦和残酷。因此,他们必须充分设想到战斗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各种意外情况,并且尽可能考虑到应付这些情况的办法。齐渊到咸宁时,除了领受第一营所担负的战斗任务之外,团长还同他一起详细分析了敌军的情况。从那位贺胜桥逃出来的农友提供的情报中,他们都特别注意到敌军构筑的那些奇怪的圆圈阵地,觉得这不只是吴佩孚出于封建迷信思想而故弄玄虚布下的疑阵,因为他到底是一个身经百战、老奸巨滑的军事统帅,不是一个靠侥幸冒险起家的头脑简单的军人。但他构筑那些阵地到底出于什么目的,他们还没有得到最满意的解答,只是感到这些防御阵地可以迅速变化阻击的方向,给进攻带来极大的不利。因此,团长要求各营在研究进攻贺胜桥的战斗方案时,认真考虑这些复杂的情况,而且要设想各连在单独作战时对复杂情况的应付办法。所以他们这一次研究战斗方案的军官会议,讨论得特别热烈和细致,进行的时间也格外长。

玉慧到营部驻地后,就请小杨向齐渊报告,希望能立刻给她分配一些工作,让她能尽快和弟兄们一起进行战斗准备。不一会,小杨就带回齐渊的话:请她安心在营部休息一会,等开完军官会议后他就立刻回来向她介绍情况。但是,玉慧却感到这种等待十分难受,她想起还在平江山村中的李剑,同他匆促分别赶往前线,不正是为了能在战斗中多尽一份力量吗?她又想起邓演达向她说过的话:宣传大队的同志们都已分散到各个部队去为弟兄们服务,人人都要在前线尽量找事情做,只要为了胜利而工作,都是对革命有益的。她觉得一刻也不能等待,恨不得马上起身到弟兄们中间去。但她又想起齐渊向她转达的那个上前线的条件:要像一个真正的士兵那样服从命令,便只好忍耐下来,等待齐渊给她分配任务。小杨大约也看出她心情很急,又向她转达齐渊的话说:如果她休息时

想看看书报，可以到营长住的房里去拿。

齐渊住的地方，原先大约是教堂的一间客房，面积很小，设备也很简单，只有一架小铁床和一张小书桌，一把有靠背的椅子。墙上贴着的几幅画都是《圣经》里的故事，画面虽然色调鲜艳，但笔法粗陋。房间里的陈设虽然十分简单，但收拾得非常整齐洁净。铁床上放着一块门板，铺着一条白色的床单，叠放着一条青灰色的薄军毯，一个装满书的长方形布包便是枕头。桌上一个装满水的长颈的瓶子里，插着四支粉红色和白色的荷花，两支已经盛开着，两支还是含苞欲放。桌上有几本《中国青年》、《黄埔潮》和《政治周报》杂志，看那日期都是三四月间出版的，玉慧在广州都已经看过。还有几份最近的《广州民国日报》和《湖南民报》，上面用红铅笔画过的那些文章，都是介绍各地工农运动的情况和报道北伐战场上士兵们英勇奋战的事迹的，其中还有李剑的诗。玉慧又翻开枕头下面的那些书籍，有几本哲学和历史著作，大部分都是文学作品：有英文的《拜伦诗集》、《普希金诗集》和《裴多菲诗集》；有鲁迅的小说集《呐喊》和《彷徨》；还有古本线装的《唐诗》和《楚辞》。翻着这些书籍，玉慧眼前浮现出了穿着学生装的齐渊那年轻英武的模样，他热情地向她介绍那些新的诗歌、新的思想和新的天地，那美好的情景历历在目，玉慧的心不禁又升起了多年来使她幸福而又痛苦的复杂的感情。她此刻不想再想下去，便从那些小说中拿了一本林纾翻译的《巴黎茶花女轶事》和一本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然后把别的那些书又都整齐地照原样放好。她在那些书刊中，发现了一本淡绿色的布面日记本，她好奇地信手打开来看看，扉页上用英文题着两句格言，是齐渊自己的手迹：

All power corrupts,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

玉慧记得，这是英国十九世纪自由主义思想家约翰·阿克顿爵

士说过的一句名言：“权力带来腐化，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化。”玉慧猜想渊哥可能是对什么事情有感而发；也可能是想用这句格言进行自警的意思。玉慧又翻了一页，赫然四个遒劲的大字，行军日记，虽然玉慧十分想看看渊哥这本日记，但是她又感到不得到别人允许而私自翻看日记是极不应该的，纵使是她最亲密的表哥也不行。因此，她便立刻把日记本合上，准备放回原处。一失手，本子落到地上，从本子里掉出几页纸，玉慧连忙捡起来，一看原来纸上写的是古体诗，便仔细地看了下去。第一首是《越九岭途中》，充满了出征时的豪迈心情：

九岭峰峰插斗牛，三千健儿试吴钩；
驰驱沙场报命日，收拾山河待从头。

第二首是《过汨罗江吊屈原》，写出了他对大诗人遭遇的悲愤：

满怀离骚满怀忧，升天入地恨不休；
沉沙犹念故园事，汨罗无语向西流。

第三首大约也是在行军途中写的，题目是《西望洞庭》：

常记青辉立银盘，几度梦里见君山；
万家忧愤在此日，不灭穷寇誓不还。

还有几首是咏物言志的，其中一首题目是《赞山茶》，玉慧觉得很有意境：

天生俏丽临翠峰，经霜浴露火样红；
不与桃李争春色，芬芳长在绿叶中。

另一首《咏菊花》，情趣也很高雅：

淡雅风韵胜浓妆，冰肌玉骨耐秋凉；

羞带金甲放异采，但为人间留奇香。

看着这些诗句，玉慧就不禁想到渊哥的为人。她过去只是听齐渊谈诗，知道他对诗十分热爱，也很有见解。玉慧还十分深刻地记得齐渊说过的一句话：“诗言志，这不仅指诗人自己感情的抒发，而且也能代表一个民族的气质。”后来她也常用这句话来激励李剑，希望他能创造出代表中华民族伟大气质的新诗来。但她却想不到齐渊也常写诗，而且写得既有意境也有力量，真正是诗如其人。玉慧虽然对古体诗懂得不多，但却是很喜爱读的，特别是在异国留学的岁月，她和李剑读着《唐诗》、《宋词》中那些诗情画意的名句时，更加想念和热爱祖国的美好山河，坚定了他们志同道合的爱情。此刻，当她读着齐渊在行军途中写下的这些诗句时，感到也正是抒发了自己沿途所产生的那些难忘的激情。

这时，从外面走廊的地板上传来矫健敏捷的脚步声，玉慧听出是齐渊回来了。果然，随着脚步声的临近，全副武装的齐渊很快走进房来，勤务兵小杨跟在后面。他刚开完军官会议，就立刻赶了回来，见了玉慧笑着问道：

“等得有些不耐烦了吧？走了那么远，为什么不休息一会呢？”

玉慧埋怨道：“你们都在紧张准备战斗，为什么让我休息呢？快分配我一些任务吧，不要把我当客人招待。”

齐渊仍然亲切地笑着，问道：“你想做什么事情呢？”

玉慧热烈地请求着：“就让我到弟兄们中间去，我要同他们一起作好战斗准备，一起到战场上去冲锋流血！”

“就从你这些想法，我也不能让你到战场上去。”齐渊表示责备地说道，“一个革命的士兵在战斗前是只想到如何去取得胜利，不

是为了表现个人的勇气去拚命流血的。”

玉慧感到有些不好意思地笑道：“我以后不再这样说了，你让我到战场上去吧！”

齐渊赞扬地笑着点点头，又温和地说道：“现在各连的弟兄们也都在休息。战斗前的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了，现在需要充分的养精蓄锐。不过，我想交给你一个重要的任务，不知你愿不愿去完成。”

“什么任务？”玉慧惊喜地急忙问道，“我一定能够去完成的！”

齐渊郑重地说道：“我们的胜利，必须要依靠民众的力量。这次面临的敌人特别强大，更需要做好唤起民众的工作。可是我们刚刚来到这里，准备战斗的时间很短促，还没来得及充分把民众发动起来。现在营里的军官们又都忙于战前的各项工作，抽不出人手和时间来。我想把这件工作交给你，不知你愿不愿意去完成？”

玉慧听了齐渊的话，感到这项工作确实十分重要，但又担心自己在这短的时间内是否完成得好，唯恐误了大事，因此便显出有些为难的神色道：“我很愿去做这样的工作，只是刚到这里，人地生疏，恐怕短时间内收不到宣传的效果，不能将民众组织起来，耽误了大事。”

齐渊亲切地鼓励她道：“这里的民众，是具有很好的革命基础的。他们非常痛恨北洋军，早就盼望北伐革命的实现，同时据说这一带也有 CP 组织，是属湖北区委领导的，他们还趁北洋军败退时缴获了一些武器，建立了农民自卫武装。要是我们能打听到他们活动的地点，同他们建立联系，那就会对战斗更加有利了。”

玉慧听了，充满信心地道：“好，我一定尽力量去做。你能告诉我，战斗前还有多长的准备时间吗？”

“等一会团长就要到前面来。”齐渊沉静地说道，“天黑以后我们要到横沟桥那边去观察进攻路线，队伍预计在后半夜进入攻击阵地，明天凌晨开始发起总攻。如果你能在半夜前了解到这里农

民自卫武装的情况,那就会对我们的战斗更加有利了。”

玉慧看看手表,已将近下午四点钟,便匆匆说道:“我立刻就到村里去,先找那些年轻的妇女交谈。她们受压迫最深,是最愿意接受革命新思想的。”

齐渊点头笑道:“现在又有你这位女权倡导者的用武之地了。你看要不要派两名武装护兵随你一起行动?”

玉慧不以为然地笑道:“那样反会使民众害怕,失去宣传的作用了。我们出发前也学会了使用武器,是有自卫能力的。”

齐渊也看到了玉慧上前线后所发生的巨大变化,高兴地说道:“好。不过,还是希望你多加小心,这里离敌人很近,有不少便衣侦探还没有肃清。有什么情况,如果我不在营部的话,你可以随时同书记官周廷恩同志联系。”

玉慧知道齐渊的时间也非常宝贵,不能多耽搁,便亲切地说了一声:“你放心吧,渊哥,再见。”便同他分手了。

玉慧一面走,一面考虑着如何向妇女们进行宣传。远处不时从贺胜桥那边传来一阵阵的枪声和炮声,这是敌军在虚张声势地进行火力试探,人们仿佛都已经习以为常了,依然在做自己的事情,没有显出丝毫的惊慌。在离村庄不远的地方,有一片很大的池塘,池面铺满了青翠的荷叶,红的、白的、粉红的荷花亭亭玉立在荷叶上;池塘里还有一些农家少女坐在几只大木盆中荡来荡去,嘴里还唱着民歌。玉慧受着好奇心的驱使,决定先到她们那里去看看。可以先同她们谈谈,再到村庄里去联络更多的人。她便沿着田埂中的小路向那池塘边走去。当走近那里时,又看见还有几个少女坐在塘边的树下,正把那些清洗干净的菱角从长长的藤蔓上摘下来,放进身边那一只只扁圆形的竹筐里。玉慧看这些采菱的少女,最大的不过十八九岁,最小的大约只有十四五岁,她们虽然衣衫破旧,但神情却很活泼。玉慧从少女们不时发出的一阵阵欢快的笑声中,猜测到她们一定是在谈着什么开心的事情。玉慧走到近前,她

们都流露出惊异的目光，大约看她穿着军服戴着大沿帽，一时还没有判断出她是男人还是女人。玉慧从她们的目光中感觉出来这种怀疑，便脱下军帽，拢拢短发，亲切地向她们笑了一笑，热情地问道：

“你们采这些菱角是去卖的吗？”

那些少女们互相看了一眼，仿佛没有完全听懂她的问话，不过她们已经完全确定了玉慧也同她们一样是女的，神情也都显得随便了些。其中一个年纪大些的少女向她摇摇头，为了让她听懂，用很慢的语气大声说道：

“不是去卖的。是要去送给驻扎在这里的那些铁军的。”

“铁军？”玉慧还是头一次听到这样的称号，她感到不解地问。

仍然是那个少女点点头，望着教堂那边说道：“他们的官长都住在洋堂里，那些老总们对人都很和气，他们昨天一开到，那些该千刀万剐的北兵就再也不敢过来了！”

玉慧仍然表示奇怪地问：“你们为什么称呼这些队伍是铁军呢？”

那个少女说话的速度加快了一些，神情也显得兴奋地说道：“连北兵的铁甲车都害怕他们！听那些跟队伍上当长伙^①的人说，他们从广东湖南那边开过来，一路都打胜仗，个个老总都像铁打的一样，再多的北兵碰上他们，也叫他们打得往后头跑都跑不赢！这样的队伍还不是真正的铁军啊？”

听她这样一说，玉慧才完全明白了“铁军”这个名称的由来，她们得到这种赞美的称号也确实当之无愧的。从这件事情上，玉慧也看出溯哥带领的第一营，到达这里的时间虽然还只有一天多，但却给这里的民众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象啊。她一面也坐到长满青草的田埂上同她们一起摘那些菱角；一面随便而亲切地同她们交谈着。她望着一个年纪最小的少女问：

^① 指在队伍里较长的时间担任挑伏的工友和农友。

“你们不害怕那些队伍上当兵的吗?”

那小姑娘说道:“我们只怕那些又凶又恶的北兵,这些南军是专打那些坏北兵的,一到这里就帮我们做了那样多的好事,我们要谢都还谢不赢呢!”

玉慧又高兴地问:“队伍上帮你们做了哪些好事呢?”

那些少女们立刻七嘴八舌议论起来,她们的声音又变得很急很快,玉慧一下子难以分辨,后来还是那个年龄大些的少女用缓慢的声调向她微笑着说道:

“那些好事真是一半天也说不清。我们先前好多人都怕,躲到外头去了,这些老总开到后,连百姓的门都不进,还把北兵抢走的东西追了好多回来,挨家挨户的请百姓们去认领。我们为躲北兵,田里的谷都要烂了,那些老总还帮我们去割谷,受了累连口水也不肯喝。他们的官长还到铁路两边的湾子里跟百姓们拉家常,有一个听说是他们这个队伍上的司令官,年纪也很轻,可是讲出的道理连那些学堂里的先生都很佩服,说这样的人才真是难得,还说了好些之乎者也的赞扬话。”

玉慧听她说的这位“司令官”就是齐渊了,又接着问道:“他讲的那些道理,你们都听懂了吗?”

“有些听懂了,有些还不大懂。”那少女笑着说道:“他说要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帝国主义,都要靠民众的力量。军阀就是那些北兵里的大官,土豪劣绅就是我们乡里的那些财东,帝国主义就是那些欺负我们中国人的红毛绿眼睛的洋人,民众就是我们这些种田做工的老百姓。他说我们要团结到一起力量才大,就好比五个指头捏成拳头才有力气一样。他还说城里做工的都成立了工会,我们这里等打败了北兵后就可以成立农民协会;还说我们女将^①也要成立妇女解放协会,跟男将们讲平等。”

^① 当地称呼妇女的方言。

玉慧感兴趣地问道：“你们愿不愿意成立妇女解放协会呢？”

一个少女立刻回答道：“愿意。就是那些岁数大的婆婆妈妈们不愿。”

“为什么事呢？”玉慧也学着当地口音问。

那个年长些的少女说道：“那些婆婆妈妈们只偷偷地说：这是造孽，未必还能在家里跟自己的老板讲平等？他们男人力气又那样大，就是打起架来你也打不赢他们呀！”

玉慧笑着说道：“跟男人讲平等，并不是要跟他们打架比力气，是要同他们一起去实行革命。比方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帝国主义，他们男人能做的工作，我们妇女也都可以做；就是当兵打仗，我们革命军的队伍里也有很多女兵，她们跟那些男兵们都是一样平等的！”

有个少女又抢着说道：“那些革命军的男长官，就不是这样说的。我们都受尽了那些北兵的害，听说革命军的队伍就要开到贺胜桥去打北兵，我们也都要求跟着到前线去助威，可那些长官们就只答应让男将们去，说是火线上太危险了，女将上去不方便。这不是明明不让我们跟男将讲平等么？”

玉慧看到她们的革命热情，心中十分高兴，便安慰道：“你们不要着急，恐怕是有些弟兄没有把道理说清楚，我帮你们再找革命军的长官去问一问，只要火线上还用人，就让你们跟男将们一起上去。”

那些少女们都欢呼起来，向玉慧表示感激地说道：

“还是你这位女长官能帮我们女将说话，要是革命军都这样就好了！”

“我们到火线上去打北兵，一定不怕死，不会给女将丢脸的！”

玉慧便又进一步启发道：“现在革命军正在准备开到火线上去打那些北洋军，还有很多事情要我们帮忙去做，你们愿不愿意快些把它做好呢？”

那些少女们立刻热烈地大声回答道：

“我们当然愿意，只怕巴不得哩！”

你快说吧，要我们做什么事情呢？”

“我们要像男人一样帮助革命军打仗，首先就得学革命军那样编成队伍，一齐行动，这才能有力量。”玉慧又仔细讲了民众只有组织起来、团结齐心的革命道理，讲了组织起来的方法，那些少女们都听得非常入神，连连高兴地点头，表示赞同。玉慧就同她们商量，要她们作为骨干，分头到周围的那些村庄里去进行宣传联络，把这些革命道理告诉更多的姐妹们，凡是愿意帮助革命军去打败北洋军的，都欢迎她们参加妇女解放协会支援前线的队伍。她们约定好了时间，到时就在教堂旁边的草坪上会合。玉慧又请她们打听一下这一带有没有农民自卫军，要是知道他们活动情况的人就尽快请到革命军的营部来。那些少女们答应后，便高高兴兴地挑着装满菱角的箩筐很快走了。

玉慧又赶到远处的另一个村庄去。她想在天黑以前，尽量多跑一些地方，把妇女解放的革命道理告诉更多的姐妹们，使她们都能为打败吴佩孚的主力尽一份力量。因此虽然她跑得满头是汗，两腿累得酸疼，声音由于说话太多而变得有些喑哑了，但她看到许多年轻妇女听了她的话后，勇敢地要求上前线时，心中也感到格外高兴，觉得自己总算起到了一点作用，这对李剑也会是一个极大的安慰了。

天黑以后，玉慧才回到营部驻地，齐渊已经同团长和各营营长到横沟桥一带观察敌军的防御阵地去了。书记官周廷恩正要派士兵去寻她，玉慧兴奋地向他报告了组织妇女自卫军准备支援前线的情况；同时还打听到了农民自卫武装的消息，他们就在贺胜桥周围活动，她已请熟悉那边情况的人赶去联系了。周廷恩赞扬玉慧办事有成效，并向她转达了齐渊临走时留下的话：希望她回来后好好休息一下，部队出发的时间要到后半夜，营长回来后会把下一步

安排告诉她的。

玉慧知道在前线最重要的就是服从命令，便也不再多问。回到自己的房间里，营部的勤务兵给她送来了晚饭和洗澡水。虽然由于初上前线太兴奋激动了，使她感觉不到饥饿，但她想到齐渊说过的这场战斗的艰巨，还是强迫自己吃下了一碗饭。洗过澡后，时间还只有八点多钟，齐渊还没有回来。她心中有些急躁不安，她想看书也看不下去，她想给李剑写信谈到前线后的经历，思绪也十分烦乱，提起笔来终于没有写下去。她想到战斗的时刻已在渐渐临近，便把自己的用具都收拾起来，装进了那个随身携带的帆布行囊里。这一切做完后，她望着房内的一切，又不禁产生了几分惜别之情：这异国情调的教堂和别墅，还有那荷塘的清风，松间的残月，潺潺的流水，清脆的鸟鸣……战争和这一切是多么不协调。为了获得长久的和平宁静，他们的战斗变得更有意义了。玉慧看着墙上那幅恬静幽美的油画，心中激动地暗想，等到有一天北伐革命成功了，她一定要再到这里来看一看，那时，这里的一切定会变得更加美好，就像这油画上所描绘的田园诗般的景色一样。

她这样想着，情不自禁地坐到钢琴前面，掀开琴盖，轻轻弹起了那首贝多芬的《田园》，那悠扬的诗意的旋律，把她带入了一个令人陶醉的幼境般的世界……

一曲弹完，余音还没有消失时，全副武装的齐渊从外面走了进来。

玉慧转身看见他，在他后面还跟着全身背满枪支弹药、饭包和水壶的勤务兵小杨，他们的军服上还带着浓厚的硝烟的气息。玉慧急忙站起来，有点不好意思地说道：“渊哥，你们刚回来吗？我一直在等你，等得都不耐烦了，就顺手弹起了琴，你不会责怪我吧？”

齐渊亲切地微笑着：“我们已经在门外听了好一会，没有敢打扰你。你弹得真好，很久没有听到这样美的音乐了。”他向身后的勤务兵小杨道：“你先去洗澡吧，要抓紧时间好好休息一会。”

“是。”小杨答应着，敬了个礼，转身走出去了。

玉慧听到齐渊的称赞，高兴得脸蛋微微泛红了。她望着齐渊风尘仆仆的样子，又心疼地道：“渊哥，你也该抓紧时间休息呀！我看你太累了。”

齐渊感激地点点头道：“我是特地来看看你，然后再回去休息的。”

玉慧调皮地笑道：“我现在一点也没有睡意，你能在这里陪我十分钟，我就满足了。”

齐渊理解她在战斗前的激动心情，同时也为自己一直没有时间陪她而深感抱歉，便愉快地答应道：“好。不过屋子里有些闷热，我们到外面走一走吧，这里乡村的景色也是很美的。”

他们来到教堂外面的田野上，慢慢地踱着步。天空星月耀眼，四野景色朦胧，周围蛙鸣起伏，远处映着湖水的波光，这迷人的夜色，使玉慧又想起了七年前家乡的情景，想起了齐渊在海边送别他们的难忘的时刻，又勾起了她那久已压抑在心底的情愫……当他们默默地走了一段路程后，玉慧终于忍不住带着委屈的语调，突兀地问道：

“渊哥，你有没有感到，你对我为什么反不如七年前那样的随便和亲密了呢？”

齐渊望着她那热烈的目光，平静温和地微笑着说道：“是这样吗？也许是这几年在军旅里的生活，使我变得不善于辞令了；也许是因为年龄增长的关系……”

“不，不，不是这样的！”玉慧的声音里带着痛楚，打断了齐渊，“在广州第一次见面时我就察觉到了，你……你这样对待我，不过是因为我和李剑……难道那就能影响我们之间的情谊了吗？”

听着玉慧这大胆而直率的语言，齐渊的心中也不禁震动了一下，但他仍是亲切而温和地说道：“你为什么要这样想呢？”

玉慧那明媚的大眼中闪动着泪光，她的声音仍然显得急促地

说道：“难道我只能完全、永远属于李剑一个人吗？不，我还是我自己！我要有我独立的人格，独立的感情，独立交友的自由，我不能被那些旧礼教的罗网束缚住！”

齐渊从玉慧那激动的声音和真挚坦率的感情流露中，深深理解她内心隐藏着的痛苦。但是，生活总要按照它必然的规律前进，儿时的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纯洁友情，必然要被热烈的、排他性的爱情所代替。此刻，他能向玉慧说些什么呢？他沉吟了一瞬，便故作轻松地说道：

“慧，你把问题看得太复杂了。你和李剑一直都是我最亲密的朋友和亲人，过去是这样，现在也仍然是这样。我相信，这种亲密的感情将来也永远不会改变的。”

玉慧苦笑了一下，声音显得有些凄凉地说道：“对于李剑，你可能是这样的。可是对我，你说的并不完全是真心话，你总是想有意疏远我。”

齐渊好笑地问了一问：“你为什么有这样的感觉呢？”

玉慧认真地说道：“我有一个心理上的天平，可以准确地称出每一个人在感情上对我表示出来的亲疏的分量。”

也许这就是那些感情格外细腻丰富的少女所特有的敏感吧？齐渊笑着向玉慧摇摇头道：“你这回的天平可能并不十分准确：七年前我们在一起生活过那样的时间，而这一次你们刚刚从国外归来不久，我们还根本来不及在一起好好交谈，你怎么就能得出这样的印象呢？”

玉慧凄然地露出笑容，叹了一口气道：“渊哥，我多么希望像七年前一样，向你倾吐我心中的一切啊！可是我知道，我们中间已隔了一道无形的屏障，从你送我和李剑上船离开海边的那一刻起，这块屏障就竖起来了。尽管在广州重逢时，你还是七年前的你，我也还是七年前的我，但从你的神态和感情中我已看不到七年前那个亲切热情的渊哥了。这就是我最大的痛苦和悲哀。”